

童年的宝石

北 北

单位组织的“六一”亲子活动唤起了我的童年记忆,现在的活动一年比一年高大上,奖品也升级到了拍立得。我不禁想起多年前,父亲带我去参加他们单位的那场亲子活动,那是一场差点引发他和别人打架的活动,也是我的独家记忆。

我清晰地记得事情的始末。在我们参加投篮活动时有人插队,父亲先是说了一句,对方不听,于是他跟裁判说,插队的不能算成绩。裁判要重判,对方就急了,跟我爸理论起来。我爸不依不饶,眼见对方要动手,他也撸起袖子。当然,最后的结果是被拉开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发那么大火,当着那么多人的面。回家我妈说他,知识分子动手有失斯文,为了那点小奖品打一架不值得。可他说,这不是奖品的问题,是规则的问题,该动手时就动手。此事大概过去了30多年,却如一颗记忆的宝石,穿梭了岁月仍熠熠发光。

“别惹事,忍为上”,多少中年人对此奉为圭臬。当年的父亲人到中年还如此有血性地捍卫规则,让现在的我回想起来佩服不已。后来的我对于“规则”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,怕也源于此。后来的我还开始爱“臭美”。母亲对此推波助澜,她每年给我的儿童节礼物是项链,那时的项链大多是塑料或玻璃珠子串的,可在我眼里不啻于宝石,穿个小裙子,戴个小项链,感觉可美了。每年能收到一条新项链成了我热切的期盼。

爱的教育代代相传,父母给我过儿童节的传统,我延续到了儿子身上。每年给他准备节日礼物并非难事,难的是他对礼物没有如我当年那般热切的渴望,收到后也无惊喜之感。因为对他而言,能收礼物的节日不止儿童节,还有新年、生日……甚至有一年“520”,他嬉皮笑脸地来要礼物,说要安慰一下“单身狗”失落的心。今年他已超龄,不能参加单位组织的儿童节活动,不过我还是让他在网上挑双鞋,鞋子收到后他很满意。次日,他约了几个同学放学后环滴水湖骑行,非常开心。我喜悦着他的喜悦,而他的安排让我明白,对于物质并不匮乏的一代,最好的礼物其实是“自由自在”,能自由地安排闲暇,能自己决定去哪儿玩、玩什么。

讲到玩,《我的阿勒泰》中一个特美的场景跳入脑海: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,孩子们在湖边捡石子,他们把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捡到瓶子里,管特别透亮的石头叫“宝石”。阳光洒在湖面上,波光粼粼,我想这样的时光对孩子们而言就是宝石般的存在啊!我回想儿子在童年这么无忧无虑捡石子的时光,有点遗憾太少了。现在才悟到,给孩子多留些做梦、发呆、轻松自由的时间,就是他童年的宝石。

伴随着先生工作调动,今年春节,我和女儿飞至广州。我有公休假,我有寒假。

不算陌生的城市,陌生的小区,陌生的家。一切都比我想象得好太多,打开家门,窗明几净,家具齐全,生活用品样样不缺,我成了拎包入住的女主人。当晚,我下厨,当厨房里的首缕烟火被点燃,当酱醋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,当所有的菜肴和水果在餐桌上被摆盘齐聚,恍然回到我们在上海的家里,灯光柔美,鲜花盛放,一家三口齐齐整整坐上晚餐的餐桌。

“太好吃了!”煎牛排、西兰花、海鲜羹、米饭、果盘都被一一干掉,新家里的第一餐饭被我们默契地吃了精光,饭前还嚷着要吃粤菜的女儿,这会儿在开心地戏谑:“我妈说今年自己写春联,横批就写‘光盘之家’吧。”“那我就勉为其难想个上联:能吃能喝体不胖。”“下联写什么呢,有花有茶心够宽,哈哈!”

茶余饭后,笑够乐毕。家里走走看看,细细想想,和上海家里的差别就出来了。在上海的客厅里、书房里、卧室里、抱枕上,随处可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照片,不论是全家福、偷拍照还是单人照。广州的家里,不论边柜台面,还是玻璃橱窗里,除了几幅挂画和摆件,其他都如宾馆般空空荡荡,需要爱的元素来填满。”这两天就要把这套房变成一个家。”我在心里暗下决心。

第二天,先生上班,女儿上网课,我打开电脑找不同时期的家庭照片。2002年,新婚的我们砸锅卖铁在上海郊区买了首套房,一年后搬入新居,赶上我的生日,我们在客厅后拍了生日照;两年后,我们卖房置换到了市中心,在内环的新居里拍下了合影;女儿出生了,我们又为大一点的学区房而奋斗……翻看电脑里不同时期的照片,每一套房屋里,都留下我们不同时期的成长轨迹,欢声笑语犹在耳边。

四五月是武夷山茶人一年中最忙的时节,正值采茶、制茶的前道工序,每天都在进行高强度的工作。岩茶的制作工序比绿茶多,经过春天的第一次焙火,到了秋天,还要再次焙火。我们到武夷山散步观鸟,当地朋友刚忙完,得以坐下来一起喝杯茶。毛茶香气惊人,朋友说不能多喝,容易上火。

又一天,饭后打车找朋友喝茶,司机和人语音,说有一桶茶还没做完。我心想,那么开网约车是他的副业?做茶的人怎么还要跑出来做这项副业呢?或许是换个心情?

我的父母也从事过副业,纯粹是为了生活。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们生活的县城是“空三赶四”的集,也就是隔三天第四天有集市。十里八乡的人们在这天涌入县城,卖土产,买用品,或纯粹看看热闹吃碗凉粉。他们有的搭乘马车或拖拉机,有的步行,也有人骑自行车。推车赶集不便,由此生出一项需求,就是存车。自行车在当时是重要的生活物资,随便停容易被偷走。父亲在城边的汽车客运站当会计,候车大厅的背面有片空地,正是存车的好位置。

还记得在开始这项副业之初,父母做好了些天的手工。把厚厚的白铁皮剪成麻将牌大小,为了不划手,把四个角修成斜边,然后用钳子在牌子上压出长方形数字。现在回想,由短笔画构成的数字颇有液晶显示的风格。数字涂上红漆,牌子打孔穿绳,同样数字两枚一套,便成了。存车一毛钱,存车人拿一枚数字牌,另一枚拴在车上。帮人存车并不是递牌子这么简单,因为人们往往随手



翻看照片的过程中,还看到我们一家三口与双方父母、兄弟姐妹间的大家庭合影,在上海、北京、江西、云南、深圳等地,不同时期的不同照片,有生日派对、喜事喜宴、旅游观光,一帧帧照片记录了当时的美好瞬间,洋溢着家庭成员间的浓浓亲情。于是,我把这些照片各选了代表作,拷进U盘,直奔事先联系好的图片打印社。

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,直接就惊呆了,这是用吊机把上海的家给吊过来了?熟悉的茉莉香氛,给房间带来柔软松弛的气息。大大小小的相框里,映出不同的笑靥,在眼角,在眉梢,在唇间。“这张照片是在井冈山拍的,天冷路滑,我们看看看得不亦乐乎。”“这个是在西郊宾馆参加婚礼吧,你那位朋友用单反拍得真好。”“拍这张照片的时候,我们还处在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,那时候60块钱就能吃顿火锅,咱们常去的那家叫艳阳红……”

接下来的几天,熟悉的台历、别样的中国结、喜庆的龙年生肖台历……有我带来的,有临时淘的。经过整理和摆放,它们各归其位,承载着几多美好的回忆,定格了太多难忘的时光。

在广州的两周,我享受着舒适的气温、悠闲的节奏,每天穿着运动衣放松地打卡美食美景以及各种扑面而来的美好。先生和女儿分别忙工作和学习,空余的时间加入我的打卡阵列。

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我和女儿已登上回沪的飞机。女儿说,她已经在期待着下一个假日回广州。脱口而出的一个“回”字,让我感慨了半天。从抵穗一开始对上海的想念,到离开时的依依不舍。如果说别离是奔赴下一段旅程,那么团圆是不是一种继往开来呢?世间美景无数,最美的风景,当数那条回家团圆的路。

心在哪儿,家就在哪儿。小小的团圆,更是心灵的相约。

停放,要不断挪车。有些人粗心忘了锁,得帮忙锁上。当然也丢过车,偷自行车的贼总是趁忙乱下手。这项副业的收入并不多,却很快出现了竞争者,车站站长让家人在另一片空地开张。两个存车处很近,我不知道骑车人以怎样的标准做选择。

和父母风吹日晒雨淋的副业不同,我最早的副业是写作。那时我尚未满十六岁,在浦东第一八佰伴中国字画柜实习,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仅仅是站着,听着商场音乐发呆。我的阅读范围很窄,喜读科幻,有一天百无聊赖,讲了自己编的科幻故事给同学听。她说,你应该把它写下来。

我在A4纸上写了草稿,誊抄到方格稿纸,寄往成都的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,没想到拿了一个小奖,获得在那时看来不少的稿费。年少的我并未想过,自己有一天会成为靠写作和翻译生活的自由职业者。把副业变成职业,未必是聪明的做法,但人的精力有限,既然只能做好一两件事,就还是专注于此吧。

年初回老家,县城路边停着共享电动车,骑一次两元。县城不大,去哪里步行都能到。明明共享单车就够了,云南人果然比较闲适。我很快学会骑电动车,感觉自由又快乐。如今人们赶集,想必也是电动车出行。比现实的集市更热闹的是网上朋友圈卖货,有一位老同学在卖云南特产,我以为是玩儿,后来发现是她的主业。如今,工作的主次不再清晰,或许做茶才是武夷山那位网约车司机的副业吧。

游龙山

冯 磊

东坡。忽一日,发感慨如下:几年前读《记承天寺夜游》,感受到的是文人的闲适与雅致。后来发现,真正难得的是“张怀民”。盖山水常有,而可以一起游山玩水的人不常有。小确幸常有,而可以随时随地去打扰、接待住你的兴致的人不常有。年纪越大,越需要一个“张怀民”,越来越多的“独往湖心亭”,看一场又一场雪。

孤独是常态。老友、老酒、老狗,可以不设防、无牵绊、有滋味。不可多得。

当年曾为“翼风”狂

1993年我在复旦读博,有一段时间连续腹泻。当时看到一篇健康科普,说是如果排便习惯发生改变,需要去做肠镜,以排除肠癌可能。我又想到我母亲和外婆都是因为肠癌,30多岁就去世了,自己大概属于高危人群,脑子一激灵就去看了长海医院的肠道门诊。给我看的医生,我后来才知道是国内这方面最顶尖的专家,几乎没有之一。他脸色冷峻,说你这个得赶快做肠镜,但是长海医院至少要等一个月,我给你介绍到另外一个医院,只要等一个星期,也是长海医院的专家做。我同意了。

这一个月我真是过得心惊肉跳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,人活着是有风险的,甚至是失去生命的风险。之前也经历过死亡,但那都属于别人,好像同自己无关。到了检查的前一天晚上,我吃了一包番泻叶,很苦,泻得酣畅淋漓。那时候还没有后来那种微甜的聚乙二醇电解质,不过我宁可选择番泻叶,因为那个电解质要兑大量的水,喝到怀疑人生。

我一大早来到那家医院,也在五角场,很小,像个街道医院。这是星期天,我前面已经排了不少人,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叫号,先来先做。在等的时候,我听到边上人的谈话,才知道这是当时刚开始的一种公私合营模式,就是大医院的医生周末到小医院看诊和手术,和小医院分成。整个过程中不断有人不排队就自行推门进去,有的明显是和医生有某种关系的,有的似乎就是直接闯进去的。轮到我的时候,已经是下午4点来钟了。肠镜室里有两个人,医生和他的太太。别问我怎么知道是他太太的,反正我就知道那一定是他太太。那医生连着做了几十个人,我看他还没给我做就喘着气,好像人都站不住了,心里有点慌,怕他手抖做不好。那時候肠镜是不打麻药的,整个过程不消细说,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反正后来做肠镜,我都是坚决要求打麻药的。

最后做完了。我问医生怎么样。医生说没问题。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,但我眼前一片光明。整整一天没吃饭没喝水,但是步履矫健,身轻如燕。路过邯郸路靠近国定路有一家当时挺有名的叫“红墙”的饭店,我想都没想就走进去,点了三个菜,其中一个葱烤鱼鲫,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葱烤鲫鱼。

第二天,我心急火燎地骑车去了市区,把我馋了很久但一直不舍得买的迪波有源音箱买了回来。这是当时最发烧的有源音箱,要400多元一对。40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呢?我读博的时候工资一开始也就是100多元一个月。简而言之,做完肠镜,好像换了一个人,更珍惜生命,更热爱生活,也更随心所欲。

雲懷若谷

虚怀若谷（书法） 钱建忠

那时,最便宜的弹射飞机、橡筋直升机每套一角三分;稍大一点价格自然就贵,电动小马达、微型发动机当然属于奢侈品。嫌现成胶水太贵,买几分钱一瓶“香蕉水”,浸入破乒乓球、旧胶卷碎片,用融化的胶合体当胶水。用小火把薄木片烘烤弯曲成船体状,常常为烤焦或用力过大折断而沮丧;没有手摇钻、台虎钳等工具,只能用铁锉刀锯,经常手上“挂彩”,有一次二次还血流不止,简单包扎后继续干。最开心的是携带飞机模型到五角场的大学操场放飞;最扫兴的是趁大雨“发大水”检验船模“抗风浪性”从未有成功案例;最感谢的是父母,见我如此折腾从未责难;摊得实在不像话,顶多来一句:“东西摆摆好!”

当年就为“翼风”狂,一狂就是好几年。

听路边有歌声回荡:少年自有少年狂。是的,哪个少年不轻狂?由“翼风”引发的那份轻狂,虽不再勃勃跳跃但仍炽热,映照着一份美好回忆。

十日谈

没有过过“六一”节,并不表明我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。请责编:沈琦华